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  
第四回 樓下潛身聽私語 燈前遣悶譜琵琶

詞曰：花影疏疏人悄悄，畫樓燈火輝煌。院門偷啟探嬌娘。關心無限意，私語對韓香。多少新愁驅不去，琵琶幾代興亡。後庭一曲更淒愴。贈詩題白練，絕伎許誰行。

右調《臨江仙》

話說蔣青巖見華刺史請他到園中遊賞，一夜打算重尋舊事，並未合眼。後日午間，華刺史親來約他三人同到園中，蔣青巖千方百計要脫個空兒，到小姐的粧樓下望望。怎奈華刺史到處相陪，再不得抽身，因口佔了一絕，道：

往事依稀在目前，百花深處有嬋娟。  
重來不許劉郎見，繡幕珠簾盡悄然。

這日從上午上席，直飲到起更方散。從此華刺史日間陪他三人談笑，夜間陪著飲酒，樂此不疲。不料老人家的精神有限，一連數日，便累起一個勞碌病來，食少睡多，不能到外面相陪，凡事都是蔣青巖代勞。一日，蔣青巖想道：“我此來之意，專為那柔玉小姐，于今住已多日，終朝悶坐，沒得一個法兒，和那小姐一訴衷腸，大非本念。”想來想去，全沒計較，因到那書院後面去閑步，見旁邊有一所高樓，蔣青巖便走上那樓去，推窗四望。只見這樓與那花園僅隔一牆，那柔玉小姐的粧樓，也隱隱在目中。蔣青巖見了，忙下樓來，到牆邊四下打看，見那西邊牆角頭，有一個門兒鎖在那裏。蔣青巖便尋著一個書僮問道：“這門兒通著甚麼所在？”那書僮道：“這門外便是後園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既通後園，為甚麼卻鎖了？”書僮道：“因與內宅相通，故此閉鎖。”蔣青巖聞言，口中不語，心下暗暗喜道：“有計了。”當夜將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勸醉了，打發睡去，待眾書僮、院子都睡盡了，蔣青巖攜了自己衣箱上的兩根鑰匙，輕輕走到那後門邊去，套那門上的鎖。卻也作怪，這鑰匙就象原是這門上的一般，一套便開。蔣青巖喜不自勝，忙將那鎖兒虛鎖在門上，閃出後門，反手將門掩了。只見門外昏黑如油，摸不著路徑，定睛半晌，望著燈光亮處，一步高，一步低，走上前來。打從廚房邊經過，聽得絳雪的聲音，蔣青巖住了腳，聽他說甚言語。那絳雪道：“快些，快些，小姐不吃夜飯，要湯淨手哩。”廚下一個老婢，忙起身來，舀了一盆湯，絳雪手拿了一個紙燈，出了灶房門，竟望南去。蔣青巖捕著影兒，隨了他兩人轉過一帶雕欄，纔是柔玉小姐的粧樓，裏面燈光閃灼。蔣青巖不敢進去，閃在黑影裏立住，讓絳雪和那老婢先進去了，他纔到門背後站著，望著絳雪忙忙將湯傾在一個銅盆裏，一面捧上樓去，那老婢自回廚房去了。蔣青巖聽著柔玉小姐在樓上淨了手，又聽得一個女子淨手，那女子的聲音卻是韓香，一邊淨手，一邊向柔玉小姐說道：“小姐，我昨夜替三位小姐得了一個佳夢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是夢見我姊妹們做了官麼？”韓香道：“我夢見三位小姐，各跨了一隻彩鳳，齊齊飛向雲中。我醒來細想，這夢甚佳，三位小姐指日定得佳婿。”柔玉小姐長嘆不語。韓香道：“前日我看那蔣家官人的人品，真個世上罕見，又且負大纜，若三位小姐得婿如此，也便夠了。昨聞老爺說那同來的張、顧二人，也是風前玉樹哩。”柔玉小姐住了半晌，說道：“老爺連日身體欠安，蔣家哥哥在此，不知早晚茶飯及時否？”韓香道：“夫人時刻查看，料無人敢怠慢他。只他年已二十，為甚不尋個佳偶，想多因眼高纜大之故。”柔玉小姐聞言，低頭不語。

卻說蔣青巖自絳雪捧湯上樓之時，見那老婢已去，他便輕輕走上樓門暗處，側著身子兒站立一旁，將柔玉小姐和韓香兩人的說話，句句聽得明明白白。心中喜道：“不料小姐這般念我，那韓香也這等著意，於我真個難得。”再偷眼細看小姐房中，好生齊整。怎見得：

錦帳羅幃，象床鴛枕。博山爐香滿沉檀，芙蓉鏡光爭火樹。圖書萬卷，圍繞著一個佳人；花柳三春，耽誤了千金嬌女。窗兒下悄悄多情，門兒外相思一段。

蔣青巖魂消魄蕩。再見那柔玉小姐，坐在燈光之下，濃粧盡卸，越顯得千嬌百媚，便是那韓香，也覺娉婷可喜。蔣青巖欲待上前，和柔玉小姐說幾句衷腸話兒，又礙著韓香在側，千思萬想。只見小姐愁眉不展，情緒蕭條。韓香道：“妾觀小姐連日情緒不快，不知有甚心事？”小姐道：“偶爾不暢，連我自己也解不出，不知為甚。”韓香笑道：“小姐的心事，妾已猜著幾分，于今小姐便愁煩也難濟事，況凡百俱有定數，待妾與小姐寬解一寬解，如何？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你有甚法兒，寬得我的愁腸？”韓香道：“妾昨日新譜得幾曲琵琶，前日曾彈與老爺聽，蒙老爺賞鑒，尚未請教小姐。此時夜深人靜，待妾去取來彈一曲，與小姐遣悶，或者遣得些兒去，也未可知。”小姐道：“此事甚妙，只恐母親一時喚你，不當穩便。”韓香道：“不妨，妾來時已見夫人安寢了。”柔玉小姐聞言，忙喚絳雪點火，叫了數聲，絳雪方從夢中驚醒，走到跟前，道：“適纔可是小姐喚我？”小姐笑道：“你這妮子，怎麼一些心事也沒有，恁般好睡，快些點火，跟韓香去取琵琶來。”絳雪走去燃了一個紙燈，同韓香下樓。蔣青巖早已躲往樓下去了，讓韓香和絳雪過了身，他大著膽子，竟上樓來。柔玉小姐正背著身子，在香幾邊添香，忽聽得腳步響，忙忙轉回頭來，見是蔣青巖，一時迴避不及，蔣青巖恭恭敬敬，望著柔玉小姐一揖，道：“賢妹拜揖。”柔玉小姐正色道：“夜闌人靜，哥哥卻從何處混入我臥室，哥哥即不避嫌疑，獨不畏禮法乎！”蔣青巖道：“客枕無聊，偶爾閑行，望見燈光，不覺信步至此。聽得賢妹聲音，特來相訪，並謝前日園中寬縱之恩，與適間關念之德，兼有拙作請正。不知賢妹如此相拒之深，即嫌疑禮法，亦當為多情人恕耳，乞容少坐，略訴衷腸。”蔣青巖口中說著，身子便要坐下。柔玉小姐慌忙道：“哥哥快去，婢子、從人即刻到來，倘被他們撞見，不但有損于哥哥，亦且遺冤于小妹。如再遲疑，小妹即去稟知爹娘，哥哥那時休要見怪。”

正說間，遠遠聽得韓香和絳雪的笑聲，蔣青巖忙向袖中取出一張詩稿，放在桌上，飛奔下樓去了。嚇得柔玉小姐心中突突地跳，忙將詩稿藏過。韓香和絳雪早已來到。蔣青巖躲在暗中，看著韓香雙手把著一張精緻仿古的琵琶，笑盈盈和絳雪同上樓去。歇了半會，然後纔聽得調弦定響，漸漸彈入正調，彈得指尖兒飛舞，紛紛攘攘，恍如金戈鐵馬之聲。柔玉小姐道：“此非項王垓下之戰乎，不然，胡為壯然以悲、淒然以怨耶？”再一轉其聲，將斷不斷，欲離不離，兒啼母泣，風高馬嘶。小姐道：“此非十八拍之遺音乎，不然，何以夷猶不決、似戀將離耶？”又一轉其聲，如思如慕，如寄如訴，悄然而深，神情飛度。柔玉小姐聞之，不覺長嘆道：“此鳳求凰之減調也，請止勿彈。”韓香道：“小姐真神人哉！昔日文姬辨琴，至今傳為美談，今日小姐似又過之。小姐既不樂聽此曲，妾尚有新曲一套，請小姐靜聽，待妾細彈。”此時已將三鼓了，那韓香再整冰弦，冷彈慢拔，這一曲比前三曲更覺難聽，其中聲響，有似兵敗將死、君亡臣竄者，有似老監呼天、宮娃泣夜者，這一彈，連那窗櫺兒都彈得搖戰，燈影兒都撥得昏黃，怨恨悲傷，萬端交集。柔玉小姐不覺聲音哽咽，說道：“此曲何以傷心至此，豈雍門之琴、漸離之筑乎？我不忍聽。”此時蔣青巖在樓下聽得此曲，也忍不住潸然淚下。那韓香彈了一會，停了手，問道：“小姐知此曲乎？此前朝《後庭花》也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原來是亡國之音，若一再彈，令我心碎。姐姐你這一手琵琶，真可謂千秋絕技。”韓香笑道：“妾本意欲與小姐遣悶，不料到添了小姐的感傷，今日即承小姐見賞，敢求不吝珠玉，見贈一詩，也不枉了賤妾年來的苦心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詩卻容易，只恐贊嘆不盡，今夜已深了，料不成寐，我們作個竟夜閑談，你一邊啜茗焚香，我一邊做詩，你意下如何？”韓香喜道：“如此韻事，有何不可。妾替小姐捧硯，求小姐多作幾首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你但說要幾首，我便作幾首贈你。”韓香笑道：“妾雖是這般說，也不敢十分苦勞小姐的心事，適間止彈得四曲，只求四首便夠了。”柔玉小姐聽了，也笑道：“所望不奢，也好打發。”韓香忙來磨墨。這柔玉小姐，真個機情敏捷，一壺香茗纔熟，四首新詩早完，向韓香說道：“詩已成了，待我去尋一幅松綾寫來相贈。”韓香驚道：“小姐，你敢是曹子建的後身麼，怎生神速乃爾！”柔玉小姐輕移蓮步，到箱中取了一幅白綾，約有二尺來長，放在桌上拂得平平的，將那玉筍般的纖指兒，拈著霜毫，一氣寫完，卻是四首七言絕句。那字兒寫得宛如簪花美女，步月嬋娟，好生可愛。韓香接到手中，將這詩一句句嬌聲朗誦。頭一首道：

聰明端是女中豪，學得琵琶絕世高。  
一曲項王垓下戰，悲歌叱吒響弓刀。

其二

誰遣文姬去復歸，曹公高誼古今稀。  
閨中妙手彈偏苦，母泣兒啼淚滿衣。

其三

繡閣宵深影不孤，琵琶如訴繞庭梧。  
絃中且止求鳳曲，慚愧文君已二夫。

其四

一曲新聲不可聞，歌殘金縷淚紛紛。  
君王舊中風流甚，鞏道聞花怨夕曛。

韓香誦罷，喜不自勝，走向柔玉小姐跟前，深深拜謝道：“兒女小伎，蒙小姐賜以珠玉，感刻良深。”柔玉小姐笑道：“巴音俚句，尚恐不能盡其萬一，何足言謝！”

此時，蔣青巖尚在樓下，將小姐這詩一句句都聽得明白，記得清楚，暗暗稱羨不已。卻見夜已深沉，只得東轉西撞，回到書院中去。這夜韓香與柔玉小姐同榻。青巖回到書院中，將後門依舊鎖了，輕輕摸到自己榻前去睡下，細想這夜的光景，也依了那柔玉小姐的韻。和了四首。又想到：我適纔聽那小姐想念之意，甚覺關切，只是他為人正氣，不是個可以苟合的。我于今直索想一個法兒，打動我姑父，乃是上策，千想萬思，在枕上反復不寐，直到天明起來，梳洗完備，將夜間和韻的詩，寫了一個斗方，自己拿了，細細觀看。那詩道：

自負風流氣本豪，仙娥過後眼偏高。  
想思遠勝吳江水，不畏并州快剪刀。

其二

苧蘿山畔欲忘歸，誰道夷光曠代稀。  
夜何粧樓偷半面，似多春恨不勝衣。

其三

女伴挑燈興不孤，可憐孤鳳立庭梧。  
琵琶撥盡傷心事，羨汝知音勝丈夫。

其四

私語關心我恰聞，相思從此更紛紛。  
月明春花緣猶蹇，孤負朝光與夕曛。

蔣青巖自己看了一回，將斗方藏在一邊，然後換了衣服，竟進內堂來，替華刺史問安，恰好遇著柔玉小姐姊妹三人，走出華夫人的臥房來。蔣青巖忙忙上前作揖，那姊妹三人也不迴避，都道了一聲“哥哥萬福”。只有柔玉小姐因夜間的緣故，羞得那白玉般的臉兒，從耳根邊只紅到面門。兩個妹子不知就裏，只認作是姐姐怕羞，也低著頭一齊去了，眾丫頭、侍妾看見蔣青巖，忙去報知華夫人和華刺史，華刺史分付請進臥房。蔣青巖到臥房中間候了一回，知華刺史病體已愈，吃了茶，便回到書院中來。張澄江和顧躍仙聞得華刺史的病體好了，都甚是歡喜，向蔣青巖道：“小弟二人，待令姑父出來，觀其動靜，卻要回去，恐家母懸望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弟的意思，也正是如此，我們同來，還須同返。”按下不題。

且說柔玉小姐，因早間撞見蔣青巖，坐在繡房想道：“那蔣郎昨夜雖然唐突。卻也是個君子，只是將我華柔玉看差了，我豈是私期苟合之人。他若是央一個媒人向我二親道意，也未必不成。我要遞一個口氣與他，又無人可托，且是女孩兒家，羞答答不好啟齒。”想了又想，忽然想起道：“他昨夜有詩在此，要我和他，待我取出來看看。”立起身來，先將樓門兒關了，然後向箱中取出蔣青巖的詩稿來，展開從頭細細觀看，再三吟哦，不覺低聲贊道：“絕妙好詩，我華柔玉若得配此人，也不孤負了我的纔學。我不免將他這詩和了，裏面微露此意，教他竭力圖謀，得便遞與他，卻也無妨。”當下拈起筆來，也不思索，一首一首和將去。不多一會，將那四首詩都和完了，取過一方綵箋，寫得端端楷楷，也不落款，自己拿在手中，低低吟誦。那詩道：

幾年庭院閉東風，自信人間路不通。  
芳艸渾將衣帶綠，山花閑映玉釵紅。

鶯兒隔樹歌相和，燕子窺簾語略同。  
誰遣尋春來此地，題詩錯擬蕊珠宮。

其二

高樓計日怕春歸，漏日春花已漸稀。  
蝴蝶有情常戀樹，晴絲無力故牽衣。

堂前舊識來雙燕，竹上新斑想二妃。  
靜捲朱簾無個事，夕陽山頂暮雲飛。

其三

聰明未敢擬前人，學得吟詩暗惜春。  
團扇偶題工尚淺，霜毫無法筆難神。

憐纔喜遇風雷手，問字慚為閨閣身。  
白雪調中休見狎，紅裾著地不沾塵。

其四

三春花月幾多時，蝶使蜂媒怪爾遲。  
每以私奔輕卓女，頻將自荐笑西施。

憐君客枕應含恨，念妾深閨亦鎖眉。  
不見東風桃李樹，回頭花落子遲遲。

柔玉小姐將詩吟誦了一回。低聲喚道：“蔣郎，蔣郎，天若使我是個男子，與你並驅中原，也不知鹿死誰手！”說罷，正要封了，以待便中致與蔣青巖。忽聞有人上得樓梯響，柔玉小姐忙將詩稿藏過一邊。只見韓香急急忙忙走到跟前，說道：“小姐不好了，禍事到了！”柔玉小姐聞言，驚得面如土色。不知是甚禍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